

爱的误区

· 代序 ·
中考家长启示录

于 力

现在的中考比大山还沉重地压在社会、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头上，尤其是家长。他们是愈压得厉害，愈要头昂起腰挺直，大有雪压青松松不倒，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概。他们不能不用他们并不结实的脊背支起这座大山，因为在他们的身下有孩子们，那些孩子却是经不起这山的压榨的。

不能再怪孩子们了，他们很努力地学习着。在各种压力的驱使下，他们像机器那样不停地运转，晚上学到12点，早上5点钟又起来。他们把六门功课考到80分以上，社会、学校还告诉他们：不行。难怪那个叫鲍比的外国老教授会惊讶他说：“爱因斯坦也不可能每门都这么好呀。”不知道中国的中学生是否以后都会强于爱因斯坦。但现在社会、学校对他们说：“每门功课不考到90分以上不行”（今年北京中考分数在600分以上的就有5105人，而600分已几近满分了）他们太嫩了，他们经不起这种压榨，而家长要经得住。这些家长们已经经受过太多的磨难了，他们的肩在无数次筑坝、修河、造田的劳动中，已被磨出层支厚茧，肩膀有足够的硬度；他们的头已经在坎坷的人生中，弯下又挺起来，经过无数次运动，脖子已经有足够的强度。他们像海燕那样，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冲进“中考”这场暴风雨，去接受洗礼。

尽管社会上频频发出“不要紧张，不要都挤到一条路上，条条大道通罗马”等等告诫，但这些语言在应试教育的指挥下，在激烈得带有火药味的竞争中，却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考前，家长们就被学校告知，要把休假拿出来！你有工程师假么？拿出来；你攒了倒休么？拿出来。为了你的孩子，你必须倾其所有，你的时间，你的智慧，你的精力，你的金钱。因为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在京城待考的各家各户，从清晨录音机传出第一个外语音节开始，你这留守父亲、母亲的弦就拧紧了。你要买菜、做饭、熬绿豆汤；你要把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试卷、辅导书分门别类地整好，挑出以前的错题，重新誊清，以备再用；你甚至也要熟读中考的每一门总复习材料，以便提醒孩子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非重点。你忙碌的身影在书房和厨房不停地穿梭着，且又像做贼那样蹑手蹑脚，以防打乱孩子的思路。就在什么事都做完后，你也不敢开开电视和音响，甚至不敢睡觉，以备孩子不时之需。直到夜沉了，你才敢静静地坐在孩子的床边，看那熬红的双眼轻轻闭上，然后沉重地叹一口气，拖着疲惫的双腿坐在床上，掰手数着还有几天临考。尽管自己心乱如麻，还要想着明天用什么去鼓励孩子，怎样帮助他去打好这一仗。

试考完了，孩子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像小鸟出了笼，可你仍没得到解放。虽然你焦急地盼着分，可又害怕看见分。分高了，你怕毛；分低了，你更怕考不上学。除非你的神经像钢丝一样坚韧，否则真要折断了。

也许有的家长没有经过这样的经历，但笔者相信，大多数家长都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体会。那么，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经历所带来的愤怒，甚至由于无奈所采取的各种手段会给社会以启示么？会推动教改的进程么？也许，将来的家长不会有笔者这辈人的烦恼了，我们真诚地祝福他们。

（原载《北京晚报》1997.8.25）

爱的误区

沉重的“十字架”

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问题

由于高考制度的局限，中小学教育形成了以高考升学为主要目标的教育特征。这种应试教育如同一个可怕的“十字架”，极其沉重地压在了孩子们稚嫩的肩膀上。他们几乎没有了玩耍，没有了春天，没有了欢乐的童年和少年，他们睡眠甚至比不上成年人，为着将来的高考升大学而早早拼搏着。他们成了身心最劳累的人。从清晨到深夜，中小学生学习最劳累；平均每天做 17 张练习题；“15 岁的我不快乐”；“笼中的鸟盼自由”；“死了就不用定作业了”；“春天不属于孩子”；不忍心让孩子上学；为了免除孩子的苦难，最好还是别让他们出生；近 60% 的学生说不喜欢上学；毛泽东曾主张砍掉中小学生学习三分之一学业。

身心最劳累的人

下午6点放学回到家，吃口东西先睡觉，睡到8点多起来吃晚饭，然后开始做功课，一直到凌晨2点，再正式睡觉，睡不到4小时，就又开始复习功课，吃早饭，6点一过，就骑车上路，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这一张作息时间表，是一位学生家长记录下来的刚刚考上重点中学初一的女儿每天的行止，看来她比日理万机的领导还忙。

在今日的中国，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实行的是每天8小时工作制，很多单位的实际工作时间在6~7个小时之间；而6~18岁左右的中小学生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却一倍于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最劳累、压力最大、最少休息时间的社会群体就数当今的中小學生。

“快起床，快起床！”清晨6时，当大人还沉醉于梦乡时，他们的孩子就被一遍遍重复叫唤的闹钟叫醒，胡乱洗漱一下，抓起父母为他们准备好的早点，边吃边上路。白天在学校里，满满当当的8节课；晚上到家已经天黑，两头不见太阳。这边放下碗筷，那边拿起笔写作业，一直要到深夜10点至11点。一天十三四个小时，除了吃饭就是上课和写作业，连中午也要赶作业；大人可以午睡，但孩子不行，否则晚上睡得更晚。

杭州《钱江晚报》曾就学生作业负担过重问题为中小學生开设了一条热线电话。夜深人静，时钟滴答，编辑部不断收到倾诉心声的中小學生的电话。已是晚上10时半了，杭州一所重点中学初三年级的一位男同学打来电话说，他眼前正摊着4张数学测试卷和3张英语试卷，加上当天的作业，3个多小时下来，还只做了一半。他说，作业多还可以忍受，同学们最反感的就是罚抄。老师将班上的同学分成4组，每次单元测试，只要小组中有一个同学成绩低于80分，全组同学全得罚抄试卷5至10遍。杭州和睦小学六年级的一名女生正在准备考外语学校，作业很紧张，每天都要做到晚上12点多。她说，一些语文练习已做了三四遍了，可还要再做。在两天的时间内，编辑部在晚上11点钟左右共收到58个电话，只有两名同学说打这个电话时已做完作业，其余56个孩子都疲倦他说，现在还无法上床。

一位初三的学生说，中考完，他整理出6月份发的537张提纲，平均每隔10天要发179张练习，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繁多的书面作业、练习册什么的。中考尚且如此，高考更是“练习满天飞，提纲遍地堆”了。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世界各国中、小学生，每天学习时间最长的是中国学生。孩子太累，而且不应该这样累！人们都说现在的孩子幸福，赶上了好时候，想吃什么有什么，要穿什么来什么，很少有满足不了的要求。但孩子们感到幸福吗？我们听一听孩子们自己的心声吧：

今天是我15岁生日，在父母和同伴们的祝福声中，我却流出了酸苦的泪水……

记得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去郊外散步，采野花、数燕子。那时的我，似一个快乐的天使，在父母的身边飞来飞去。

如今的我，却似一只笼中囚鸟，得不到自由。在我的小世界里，只有那堆似小山的作业和父母成天的唠叨。

每当我从那堆似小山的作业中挣扎出来时，每当我在逃避父母无情关怀时，我只能对着那满天星辰祈望，祈望找到一颗星星，能把我带回到童年……

今天是我15岁的生日，虽有同伴们和父母的祝福，但我仍不快乐。

这是四川武胜县农旺中学 96 级（3）班陈敏同学写于 1996 年 6 月 13 日的一篇日记。

让我们再读一读安徽利辛县汝集镇周元学校夏雨同学 1996 年 1 月 7 日的日记吧。

我揉了揉瞪得昏花的眼睛，拍了拍思考得发胀的脑袋，搓了搓攥笔攥得生疼的手指，跺了跺冻得麻木的双脚，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又攻破了一道难关！要知道，我泡在题海里足有几个小时了。屋子里阴冷闲冷的，总给人一种寒气袭人之感，经不住由窗子斜射进来一缕阳光的诱惑，我来到了屋外。

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阳光是那样的和煦、温暖，微风是那样的轻柔、舒缓，天空是那样的广阔、湛蓝，白云是那样的自由、悠闲；一群小孩子正在远处玩耍，几只小麻雀忽上忽下地飞着，一头大肥猪“哼哼”地拱着粪堆，就连那只小花猫也可以眯着眼睛舒适地躺在墙根晒太阳……而我，却似一只被囚禁在笼中的小鸟，心中向往外面的精彩世界，却又无力挣脱这个囚禁自己的笼子，只好望空兴叹：里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时间的流逝不容我在外面逗留过久，因为还有许多复习题没做呢！

这是刊登在《青少年日记》杂志上的两位少年朋友的日记。“十五岁的我不快乐”，“笼中的鸟盼自由”，读来令人鼻子发酸，我们能说今天的孩子幸福吗？孩子的成长本应当充满微笑与乐趣，但现在人们看着他们可怜：沉重的书包，小小的眼镜，活蹦乱跳的岁月就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学习负担；生命还刚刚开始，未来世界的激烈竞争现在就在他们身上演示开来。如果说中学生的日记难免有些忧郁，那么家长们的看法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童话大王》1992 年第 9 期曾登载了一位年轻母亲的信：

现在中小学生的负担已经重得使孩子们受不了。我儿子的一位同学在一天的傍晚不小心陷进城墙边的淤泥里，淤泥慢慢淹到了他胸部，一位路过的高中生将他救起，他才幸免于死。可事后他对我儿子说：“他不救我就好了，死了就不用写作业了。”在写作业与死面前，他宁愿去死，可见作业多得比死还可怕。我的孩子每天早上 6 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 9 点钟睡觉，一天十二小时，除了吃饭就是上课和写作业，连中午放学回家也要写作业，大人还睡午觉呢！可孩子不能睡。课文背了一次又一次，课上到后面好远了，还要重背前边的课文。数学题会做了，又要三番五次地做。儿童正处于发育的时期，需要充足的睡眠和尽情地玩耍，要有属于他们自己支配的时间。可现在，他们的时间却被没完没了的作业侵占了，这严重地违背了儿童生长的特点，摧残了儿童的身心健康，不客气地说，现在的一些老师简直是疯狂了，好像要学生做作业是他们唯一的工作。我们国家规定，一个工作日是 8 小时，而中小学生的学习时间却远远超过一个成人的工作时间，这是地地道道的摧残祖国下一代。我儿子曾对我说，他比小鸡都不如，小鸡还能快快活活地玩。

这位家长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而既是中小学教师又是中小学家长的人谈到这个问题时心情也好不了多少，沉重中透着无奈。山东郊城县城关镇中心中学一位中学教师在信中说道：“我的孩子今年上小学 4 年级，我整天为

孩子的家庭作业、考试、休息等发愁。我认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方法实在成了大问题。别的不说，单说孩子的学习，除了课本内容的加深以外，那些多余的课本、课外辅导书刊简直太多了。孩子的书包每天都被塞得满满的，就像块大石头天天背来背去，书包不知被背坏了几个。甚至有时还得预备两个书包，一个留在学校，另一个装家庭作业。一天中除了睡觉、吃饭、上厕所算是孩子的自由时间，其余都是在紧张的学习中度过的。两头不见太阳，早走晚归。这边放下碗筷，那边拿起笔写作业。我们的老师也真够狠的，就连孩子中午吃饭那点时间，也要布置作业。有时孩子真得一边拿筷子一边写作业。难怪我的孩子喜欢上厕所里看课外书，因为就只有这点时间是属于他的，好苦啊！每到星期天，教师总要布置一大堆家庭作业，生怕学生在这一天中占了多少便宜。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里，孩子整天听到的总是责备、怒斥、威吓和喊叫的话：快起床！快洗脸！快吃饭！快写作业！就连孩子上厕所，我们也催他快点儿！今天的孩子太惨了，他们何时才能熬完这十几年的学业呀？孩子是属于春天的，而我们的孩子却被繁重的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从小学到大学，大多数时间是在教室里度过的，我们的春天不属于孩子。”

生理学表明，成年人平均每天学习7小时以后，学习效率呈下降的趋势。然而，初三和高三的学生们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还不足6个小时。其余的18个小时里，这些孩子至少有15个小时是在神经高度紧张中度过的。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小学生有如此繁重的学习负担。

超负荷的极度重负使得相当多的学生产生了“学校恐怖症”和厌学情绪。《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武汉某医院急诊室一晚连续接诊了3名因恐惧考试服安眠药的中学生，他们经抢救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身边惊魂未定的家长：“今天还考试吗？”据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门诊统计，患有“学校恐怖症”者占门诊儿童的43.8%。而许多学生的厌学情绪也已经成为学校中存在的大问题。有的学校出现了考试结束学生撕书本的事，学生表示“学腻了”，但厌学情绪在学校中无疑被作为“错误”受到批评教育。本来学生是某个“错误”的受害者，但他们却只能接受并忍受这个“错误”。如果他们想站在这个“错误”的反面，他们就被看作是真正有错。

在孩子中间流传着的“在学校，课间十分钟最幸福；在家里，厕所里面最温暖”一类话，道出了他们心里的怨愤与悲哀。某杂志曾对中小学读者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从收到的13万张表格中看，其中不喜欢上学的占59%，喜欢上学的只占41%。

一位外国教育专家说，中小学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让孩子对学校感兴趣，让他们喜欢学校，喜欢上学。人这一生大概要上十几年学，如果刚开始就对学校反感，不愿意上学，这十几年可怎么熬啊？所以，让孩子喜欢，这才是最重要的基础。面对近6成的学生不喜欢上学，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吗？

1997年3月，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教师李吉林在人大江苏代表团开会时发言呼吁，尽快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她念了一封两位离家出走的孩子写给老师的信，引起在座代表的强烈反应。

两位出走学生给老师的信是这样写的：“可敬的老师，请原谅我们不辞而别。我们知道您爱我们爱得很深，可是，我们却恨您；您为我们的学习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我们理解，但不能谅解。因为您在牺牲家庭、牺牲自

己的同时，也牺牲了我们。在您废寝忘食的教育下，我们没有了节假日，没有了星期天，没有了看电影电视、欣赏音乐的时间，同时也没有了感情，没有了个性，没有了思想。我们只是在您手下操纵的机器人。如果读书和牺牲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宁可读书……”

孩子们对学习如此深恶痛绝，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问题在于谁都知道现在的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书包越来越沉，但又有谁能真正将学生从繁重的习题与考试中解救出来呢？毛泽东曾主张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并建议从学生活动总量中砍去三分之一。试一试如何？

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对于减轻学生负担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学校的双休日姗姗来迟；“急急迫迫盼双休，苦苦恼恼过两天”；对学校来说突出的问题是少上了一天课；双休日引发了现行教育体制深层的矛盾；中国现行的课程内容还是按照 18~19 世纪学科发展而确定的；把双休日充分利用起来；家长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孩子一想到双休日就发怵；勤奋就是一切吗？远离自然就是拒绝智慧。

教育没有双休日

从 1995 年 5 月 1 日起，全国在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实行了 5 天工作制，单休日成了双休日，消息传开，到处一片欢腾。但惟独对最劳累的群体——中小学生要不要实行双休日，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意见。反对在中小学实行双休日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实行 5 日授课制，缩短了授课时间，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与上述主张相反的观点则是：

1. 5 日授课制的实行，迫使我国中小学教育必须改革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时间不重效率的现状。

2. 双休日为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人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3. 实行 5 日授课制，降低了周授课时，使教学计划和教材都能做些相应的调整（尽管还不够），向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方向迈了一步。

4. 双休日给学生提供了调节情绪、放松精神的机会，也给了学生一些接触大自然、增强体质的时间。

很显然，后一种意见是符合教学改革方向的，更何况，让教育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不实行双休日制度的部门事实上也行不通。这样，在大多数人享受了近半年的双休日之后，全国的中小学从 1995—1996 学年第一学期开学之始，实行一周 40 小时工作制。这一下，身心疲惫的中小学生可以缓一口气了。但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良好的愿望敌不过严峻的现实，减轻学生负担的愿望被传统的教育体制车轮的巨大惯性所碾碎。事实上，双休日实行以来，对于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并没有起多少作用，因为教育没有实际上的双休日。

上海的一个小学生这样写道：“急急迫迫盼双休，苦苦烦恼过两天。”一位女中学生说：“休息的时间多了，作业也成比例地增加了。另外，我妈妈可能又要让我上以前没有时间上的书法班了。”两年前，孩子们欢呼雀跃：“有了双休日可真好。”两年后，孩子们紧皱眉头：“有了双休日也烦恼。”“双休日并不属于我们。”中小学生对双休日，仍然是说不尽道不明的无奈和困惑。

上海市少工委曾对全市 14 个区县的 22 所中学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有 80% 的学生双休日的主要生活仍然是学习，课业负担仍然是影响学生正常休息生活的主要原因。

实行 5 天工作制，教学计划照样要完成，对学校来说，最突出、最现实的问题不在于多放的那一天假，而在于少上了一天课，学校能做的就是加大学习密度，增加学习时间，老师和学生必然都轻松不了。一位中学毕业班的老师说：“6 天的任务压缩到了 5 天，难度没有降低，课时少了，不用双休日补怎么行？”

当然，课业负担量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并不一样。一般来说，高年级比低年级重些，毕业班比非毕业班重些，重点学校比非重点学校重些。据统计，重点中学 90% 的学生认为双休日的作业量至少要两天才能完成。

由于实行双休日，实际上引发了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深层次的矛盾。教育也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规律。课时、教学计划变化，首先应修改教学大纲，再根据大纲相应地修改教学内容及教材，最后才落实到教学计划和课时的变

更上。现在由于工时的变动，要相应改变学时，这就迫使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被动地加以改变，就自然会出现许多问题。首先教委下达的教学大纲和内容变化本来就不大，一些删减的教学内容并不多。再加上考试大纲没有大的变动，许多老师，甚至市区教研室也不敢轻易删减内容。有考试这个指挥棒控制着，老师都心有余悸，生怕考试内容自己没讲，耽误了学生。有些学科，还由市区教研室统一印发补充教材，这都是没有办法的。教育的变革不是轻而易举的，减轻负担也不是减少点学时那么简单。长期处在教学第一线的北京十四中田校长一脸无奈地作如是说。

“我国几十年一贯的课程，教材是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白月桥教授意味深长他说。白教授长期从事课程、教材方面的研究，他对世界各国的课程、教材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我国现行的课程、教材体系优点是系统全面，缺点则是知识面窄，内容联系实际少，应用性差，表现出来的则是课程门类繁多，内容陈旧，现行的课程内容还是按照 18~19 世纪学科发展而确定的。20 世纪新的科学成果及发展方向，在我国的课程教材中并没有系统地体现出来。比如生态环境教育，生物工程、信息工程、能源教育等等，面对知识信息爆炸，不将课程门类进行综合是根本不行的（以上材料来自《科技日报》记者游雪晴、缪健的文章）。

还有教学手段陈旧和教师素质不高的问题。在相当一部分教师的头脑之中，仍然固守着所谓知识圈的“仓库理论”，他们仍然把学生当成一个储藏知识的“仓库”来培养。他们满足于几十年不变的死板的教学方法，习惯于“填鸭式”和“满堂灌”，要求学生照老师的葫芦画瓢。学生不会创造性地学习，学习效率提不高，学习负担就减不下来。正像一位教师所说的，学生在校应该学的没学到，应该学会的没学会，只好另找地方补。

也正因为如此，每到双休日，老师想多留点作业，家长又想让孩子多学点东西，社会上办学的人也想设法多办班、多开课、多招生。这样一来，学校、家庭、社会都想把孩子们的双休日充分“利用起来”，结果是随着新工时制的实行，学生的负担愈显突出。有记者在双休日作过调查，发现北京的学校有不少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补课班、提高班、特长班。一所学校内，少则五六个班，多则十几个班在上课。不辞辛苦的家长带着孩子穿梭于大街小巷，对他们来说，双休日和平时没有区别。

从晨曦初露到夜幕降临，孩子们连轴转着参加各式各样的学习班。据一位 6 年级的学生介绍，他周五晚上上英语班；周六上午上数学提高班，下午学国际象棋；周日上午到作文提高班学习，只有周日下午的时间属于自己，还得完成老师留下的家庭作业。难怪有的学生说，现在一想到双休日就发怵。

一位中学生这样描述他一周的生活：星期一，走向深渊；星期二，路漫漫；星期三，夜茫茫；星期四，黎明前的黑暗；星期五，归心似箭；星期六，苦恼人的笑；星期日，被假日遗忘的角落。

像这样的连续作战，别说孩子，连大人也顶不住呀！一位教师说，一次，她被临时请去上表达训练课，班上一位三年级的女同学，听了一会儿课，双眼紧闭，头也抬不起来了，老师赶紧问她怎么了？她哭着说：“老师，我的眼睛都花了，我看不清黑板了。”原来这位学生的家离学校很远，她每逢周末要参加三个辅导班的学习。

与实行双休日的初衷相反，家长们也增添了沉重的负担。一位当医生的家长说，他的孩子每周六到学校上英语提高班，教材和学费每学期是 280 元。

北京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一口气接连给孩子报了钢琴、书法、外语、数学、作文 5 个班，钢琴和书法都是单请家教，算下来，这几个班的学费每个月近 1000 元。

双休日变成了学习日，说到底还是因为教育观念的陈旧。在许多人看来，只有读书才是学习，只有书本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而学习成绩好坏则是衡量智力好坏的唯一标准。一周 7 日，日日拼搏，勤则勤矣，但勤奋未必就是一切。

有一位传记作家写道，一天深夜，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领导人卢瑟福走进实验室，见他的一个学生还伏身在工作台上。于是问道：“这么晚了，你还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说：“我在工作。”“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在工作。”“那你早上也工作吗？”“是的，教授，我早上也工作。”学生一边回答一边略显得意地期待着老师的赞许。谁知卢瑟福迟疑一下后说道：“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进行思考呢？”

中国的学生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想，就很难有新的创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留学生在欧美国家常常可以凭课堂上的优异学习成绩享受优厚的奖学金，欧美学生常常不是他们的对手，可是一到研究领域，搞点研究性项目，中国的学生往往没有欧美的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

中国的中学生在世界性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奖比赛中，屡屡获奖，威震世界；但在 1994 年有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 9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未来家庭娱乐产品概念设计大赛”中，中国共有 20 所学校的 1300 多名选手参加比赛，却全军覆没，两个组的冠军、亚军、季军中国孩子连边也没沾上，最后仅获得了一个带有鼓励性的纪念奖。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雕虫小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微技术流。但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是社会成员创造性的普遍参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缺乏创造性，社会生活岂不是要蜕变成简单的重复过程吗？

学生整天被束缚在书本上和课堂里，他们能够感受到的大自然离他们越来越远。我国古代哲人说过：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大自然的无限生机中，蕴藏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人类生命的源泉。这一代中年人的青少年时代，爬树上墙掏鸟窝，官兵捉强盗，淘气的事哪个没干过，这些事情远比课堂学习在头脑中留下更为鲜明的记忆。加上林间的鸟鸣、新鲜泥土的气息，原野上的风，大自然的陶冶，使得童年有了金色的色彩，成了记忆中的“流金岁月”；但今天城里的孩子连小鸟都很少见到了。有一位小学老师对班里的学生做了一个测验，得出了一组数据：不知道棉花可以做衣服的占 45%，不知道甘蔗能榨糖的占 65%，不知道菜豆角、黄瓜到底长在哪里的占 50%。

智慧并不是原始地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而是万物作用于人脑的结果，是人脑对于信息的储存和加工。给孩子一些时间去亲近大自然吧！远离自然就是拒绝智慧。

时称家教的私塾重出江湖；广告惹得家长醉；家教开出了 15 万元天价；为了孩子读重点中学，上名牌大学；请家教不是万能钥匙；找错病因，事与愿违；隔靴搔痒，家教落荒而逃；离开拐杖，孩子怎么办？学习好坏主要取决于非智力因素；学习，说到匠是孩子自己的事。

“私塾”复兴

“私塾”，从孔夫子开始，一直是我国传统的传授知识的主要渠道。自清末以来，西方新式学堂传入我国之后私塾日渐衰落，解放后，在我国已基本绝迹了。不曾料想，80年代以来，中小学教育出现的考试主义、智育至上、片面追求升学率等不良现象发展成严重的病态，时下人称家教的私塾，也就堂而皇之地重出江湖，遍地开花了。面对如此繁荣昌盛的家教景象，私塾的首创人孔夫子九泉之下恐怕也要笑出声来。

君不见，漫步大街小巷，那街头广告栏里，建筑物的墙上，道旁的电线杆子上不时能看到一张张应聘家教的招贴广告。“想使您的孩子各科学业成绩优良吗？”“想让您的孩子出色成材吗？”“想请一位能包成绩的家教吗？”“想发掘您孩子的潜在智能吗？”一句句灼热的广告词掷地有声，撩得一些望子成龙的父母怦然心动。

每当华灯初上或周末节假日，夹着书本讲义的老师前往学生家私授课业，或者中小學生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去老师家接受传道解惑。老师和学生匆匆的脚步在轻松散漫的都市夜晚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据了解，现代的私塾先生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小学的语文、数学老师和中学的数、理、化及英语老师；另一部分是在校的高年级大学生。在新私塾中老师所讲的内容五花八门：或以各类“达标”、“精编”等学科辅导读物为蓝本，或对课堂讲述内容予以预习、复习、补充，或辅导学生做作业。

与孔夫子只收束脩不同，新私塾可谓收费不菲。中等城市一般每小时10元至15元不等，在沿海一些大城市，当然又要高出许多，一些有一定名气的中小学教师的价码则数倍于此。据报载，上海有一位特级教师每月的“束脩”在万元之上，10倍于工资。

1997年4月27日《广州日报》报道，温州一位大款给家教开出了天价。这位大款在当地报纸刊登一则巨资聘请专职家庭教师的广告，允诺如果孩子考上大学，一次性奖励该教师15万元。登广告的业主称，十几年的经营，钱已不成问题。他和妻子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到年方十四、读初一的儿子身上。夫妻俩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甚感知识的重要。几经考虑，便在报上刊出了招聘专职家庭教师的广告，要求应聘者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知识全面系统，懂电脑，外语达国家四级，并能科学辩证地进行教学。具体待遇：包吃、住，配有空调、电脑。月工资1200元以上。教学效果佳，年度成绩达到班级前5名奖励3000元，达到年级前10名奖励8000元，如考取高等学院，一次性奖励15万元。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家教会骤然升温？有人说是因为部分教师责任心不强，在岗不敬业，导致学校教学水平降低，弄得家长不得不费心劳神找人给孩子补课，既造成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也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也有人认为这一现象和独生子女的增多有关，在望子成龙心理的驱使下，家长把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除了在物质上尽量地满足孩子之外，很自然地是关心孩子的学习。但是很多家长的时间、精力和知识水平又有限，不一定能满足孩子的需要，所以，为孩子请家教也算一种补偿。

事实上，升学与就业压力的增大，才是家长们争相为孩子请家教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孩子学习好，读重点

中学，上名牌大学，将来在就业方面才能占据一定的优势，所以，花点钱请个家庭教师似乎也合乎情理。

但请家教未必就是万能钥匙，教育是一项综合工程，最终还是要靠学校对孩子进行综合素质的教育。带着盲从心理随波逐流，不但不能如愿以偿，而且还会事与愿违。

一位初三年级的学生本来成绩不错，但父母希望他更加出类拔萃，萌生了请家教的念头。父母希望通过家教使孩子在学业上“超前”，即把课本教材赶在课堂教学之前先让孩子学，以领先一步达到步步领先的目的。殊不知，这种过度施教起了拔苗助长的作用。孩子精力有限，又必须同时兼顾家庭教师辅导的进度和课堂教学进度，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孩子对超前的教学内容学得一知半解，到了课堂，面对老师所讲的内容又觉得似曾相识，难以提起学习的兴趣来，结果两头没有着落，花了钱，搭了工夫，事与愿违，孩子成绩反而下降，家长为此后悔不迭。

当然，这个例子也不是普遍现象。应当承认，请家教对提高一部分孩子的学习成绩是有一定作用的，正如我们不否认补课也能起一定作用一样。否则，面对高昂的费用，家长们也不会这样趋之若鹜，问题在于大多数家长请家教具有盲目性。如有一部分家长，孩子的学习成绩并不差，但看到别人不惜重金请家教，生怕自己的孩子吃亏落后，于是硬着头皮也要赶时髦；也有许多家长并不清楚孩子究竟差在什么地方，于是，哪一科都请一名老师，或认为“请一个总比不请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事实上，孩子学习成绩不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天天奔命过于疲劳，有的是心理负担太重，当然也有些基础知识差。因此，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请家教。

还有的孩子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请家教如同隔靴搔痒。如北京有一位孩子，智力并不差、但家庭的过分溺爱滋长了他的依赖性和惰性，学习怕苦怕累，习惯松松垮垮懒懒散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抱着“60分过关”的侥幸心理，初一和初二勉强凑合过去了。一进初三家长开始着了急，像这样混下去孩子怕难以毕业。情急之下听人说家庭教师有办法，决定不惜代价为儿子请家教突击，以重金聘请了几位资深高手强化辅导，数、理、化加英语，每科一位，每周七个晚上轮着转。家长算是不惜工本，家庭教师不负所托也着实尽心尽力。然而，一则这孩子由于前两年没好好学习，基础实在太差；二则孩子多年来形成的不良习惯等非智力品质决非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内因的问题没解决，家长再着急，家教再努力也徒劳。资质再深，水平再高的家庭教师也难以使一个怕苦畏难、不肯努力的孩子跨越“战胜自我”的横竿。几位家庭教师都没能坚持到一个月就在无奈的叹息声中先后离去了。人参固然有滋补作用，但不是对人人都有效的。

家教的目的是为了使家教对象能“得高分，考大学”，这就决定家教的性质只能是课堂的延伸。它的学习形式与课堂有所不同，是教师与学生一对一，但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权威。它使学生更深入地陷入了“上课——复习——作业——预习——上课”的沼泽地之中。

家教的遍地开花给本来学习负担过重、已疲惫不堪的孩子们的身心又加了一重负担，它的负面效应肯定要大大超过正面效应。问题的严重更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家教既然以提高学生考分为唯一目的，家庭教师对学生掌握知识所能起的作用也只是一种“拐杖”的作用，是对课堂教育的辅助。现在课堂上是满堂灌，唯一需要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的就是课后的复习、预习和作

业。人们都知道授之以“渔”胜过授之以“鱼”。鱼是现成的食物，而“渔”则是一种获取食物的能力，是需要经过反复训练才能具备的。失败也是一种学习，甚至是一种更重要的学习，“事非经过不知难”嘛！家教在侧，孩子是会少走一些弯路，但同时也少了走弯路的可贵经历。学习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独立思考，而离开了独立，独立思考又从何说起呢？孩子如果长期依赖于家教这根拐杖，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独立行走，什么时候才能独立面对难题呢？家庭教师日日耳提面命，或许暂时会使孩子学习成绩有所提高，但如果由此使得孩子丧失了对自我学习能力的开发机会，那就不仅会得不偿失，而且还要贻误终身。美国著名的未来学专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未来信息社会的文盲，将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归根到底，学会怎样学习要比掌握知识本身更重要。现在一些发达国家提倡的教育思想是注重让学生学习“如何学习”的方法，强调在教育对象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只是一位顾问，一位学习的参与者。教师应该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启迪思考。

中国的教育传统历来只注重书本教育，这也有它的优点，例如学生的基本知识比较扎实。但现在书本教育只允许分数的评价，所谓“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就是它的本质性注解，私塾的再度复兴也根源于此。如此强行、甚至严酷的灌输，将把受教育者的学习生活乐趣彻底葬送在学习阶段。

我们现在对教育的评价体系以及家长的观念只是注重学生的智力因素，而在智力因素中又只注重学习成绩。事实上，孩子学习成绩好坏与智力因素关系并不大，而主要是由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像学习兴趣、动机、习惯、意志、毅力、自制力、自信等，还有一部分是缘于生理、心理、情绪的问题。只不过后者更隐蔽、更内在，因而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正如爱因斯坦在悼念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时所说的，“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质的程度，也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非智力因素体现为一种人格的力量，它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倾向性，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坚定不移的性质，环境的变迁不会轻易改变它；它会按自己的倾向性去运动思想和行为；当外界的条件不利时，它还具有强烈的自卫机制。

学习，说到底是孩子自己的事。通往科学的道路是漫长的，老师（包括家庭教师）应以教给孩子科学的学习方法为主，发掘孩子发展的潜力，培养他们良好的非智力品质，激发他们为实现远大理想而发奋努力的进取心和责任感。学习是艰苦的，一个孩子只有胸怀大志并立志为理想的实现而努力拼搏，才是最最重要的。

中国的父母为自己孩子操心最多；为了孩子，坚持在陋室里“抗战”12年；为了孩子，母亲辞去了工作，父亲累死了；马斯洛的理论缺少子女是否成功这一层面；只要成绩好了，什么都好说；棍棒底下出成绩；成绩不好被父母拷打致死；中国学生无人将父母列入爱自己尊敬人物的排行榜；中国的家庭教育迫切需要科学的介入。

畸形的爱

中国的家长大约是世界上为自己的子女操心最多的家长。为了子女能成为自己期望中的人才，做父母的可谓殚精竭虑，熬干了心血。

《中国青年报》曾刊登了一组图片，取名“沉重的爱”，看后让人刻骨铭心。照片的主人公是一位年仅7岁的小学一年级学生。他有一个十分舒适的家，有电脑，有沙发，可他却很少享用，因为他所在的重点学校离家太远了，为了能让儿子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母亲办了病退，在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又小又潮的屋子，陪儿子一起读书。只有周末，他们一家三口才能团聚。冬天太冷，门窗被堵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张充作课桌的茶几，做饭的炊具，便全是孩子要读的各种各样的书了。

每天放学，母亲就陪着儿子一起读书。母亲说，他们要在这小屋子里“抗战”12年，直到儿子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

一位家住重庆名叫莎莎的女孩，9岁时，她的父母就带她去远在成都的一位音乐教师学钢琴。每个星期妈妈带着莎莎去成都上一次课。两年多下来，莎莎和妈妈坐火车在重庆和成都之间“走”了36万公里路程，这36万公里相当于30个长城，14个红军的万里长征。

12岁那年，莎莎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她虽然不再像以前那么辛苦地挤火车了，但妈妈为了让女儿学好功课、练好钢琴，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来到成都，陪着女儿，和女儿一起向着理想的高峰攀登。可是不久，噩耗传来，莎莎的爸爸为了做女儿的坚强后盾，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地干，不知疲倦地四处挣钱，结果病倒在床上再也没有起来……

本世纪，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那时候，父母亲过分强调“恩”，讲究让孩子报恩。如今的父母亲过分强调“爱”，讲究向孩子献爱。但这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将生命的赌注全押在孩子身上的爱是不是太沉重了一点？

中国的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特别迫切，父母对子女期望值过高已成了一种特殊的病态。

从为人父母开始，几乎大半生都是为孩子而活着：从孩子出生到抚养长大，上学就业，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几乎全过程都恨不得全部承包。这种“承包一切”的爱，充分表达了父母们的慈爱心意，但并没有给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带来适当的能量和养料。现在的家长普遍缺少教育科学、心理科学的一般常识，加上他们大都经历过“文革”，是“被耽误了的一代”，许多人把想上大学而没有上成的愿望统统寄托在自己的子女身上，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考上大学，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

孩子还没生出来，就又是听胎教音乐，又是做胎教按摩，恨不得孩子生出来的“第一声啼哭就是一首绝妙的好诗”。生出来之后呢？又是搞零岁方案，又是吃巨人脑黄金，恨不得孩子从幼儿园出来就是博士后。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已经大大超出了孩子们的承受力：“你要为我争气啊，孩子！”“你考不上大学叫我的脸往哪儿搁？”相当多的父母都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像口袋里的东西一样可以由自己的意识来支配。有人说，马斯洛的自我完善理论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这个理论的五个层面中，并不包括子女是否“成功”这一层面。而在中国，成功的父母，会因不出色的子女感到莫大的羞辱；而不成功的父母，更缺乏宽容，他们把子女的成功当作自己成功的

最后赌注。

上海市教科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在一项题为《上海地区幼儿家长家庭教育现状的研究》报告中披露：市区和郊区共有 57.8%的家长要求孩子“样样第一”。市区 77.94%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达到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对于孩子的职业，市区 91.48%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脑力劳动。天津曾进行过一项学生升学愿望的调查，发现家长和孩子的愿望有明显的冲突。孩子愿上中专技校的人数比家长愿望多，家长愿子女上大学大专的人数是孩子愿望的两倍。

诚然，望子成龙是每个做父母的愿望，但如果家长期望值背离了社会需要和孩子身心发展的内在规律，就会严重影响孩子的性格发展、社会适应能力和身心健康。

“你要是考不进市重点，我就抹脖子！”——这是一位母亲大人在对女儿进行恐吓。性格开朗、活泼大方的女儿如愿以偿地考进了重点，母亲以百般的宠爱善待她，因为女儿替娘争了光。“你必须在全班考第一。”显然母亲的筹码在升值。看来家长对子女的期望不会搁浅在一个水准，父母有要做成功者的愿望，儿女们就得成为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渐渐地，女儿脸上笑容在消失，焦躁与不安爬上了眉宇——学习上她没有成为全班第一。“期末考试成绩要是达不到 90 分，我就抹脖子！”母亲威胁的口吻还是那样坚决。终于有一天，女儿离家出走了。

一旦孩子功课不好，投入巨大的父母往往比孩子更伤心。一位下岗的父亲靠帮人家拉货挣钱养家，在醉酒后哭着对 10 岁的儿子说：“你爸爸这辈子没啥造就了，就是累死，也得把你培养出个样儿来。你就好好学，将来成个人，让我累死了也能闭眼吧！”

据一些家长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反映自己的孩子功课落后，这样的消息比股市暴跌还要让他们难过。

在高期望值的支配下，父母评判子女好坏的标准严重失衡，孩子教育成败多是以智力发展的好坏来衡量。“小孩成绩好，一‘好’遮百丑。”有位家长说，“孩子懒一点无所谓，大不了我当个‘高级保姆’；要是成绩不好，那就完了，将来不是我当保姆的问题，而是孩子饭碗有没有的大问题。懒，仅仅是可能变‘虫’的问题，而分数，却是关系到将来是否成‘龙’的问题。”

于是，我们的父母与孩子相处时的焦点只有一个——考试成绩。只要考试成绩好了，什么都好说；如果考试成绩不好，怎么都不行，孩子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考试成绩。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家长们对学习好的孩子，几乎是要什么给什么，极尽娇宠。每年寒暑假的第一个星期天，许多大型市场都会挤满一家三口的购物者。原因是孩子考试前家长往往许诺，考得好就给买高档玩具、衣物、自行车，他们是来实现承诺的；而好些饭馆也因此赚得钵满盘满；许多大型游乐场也因家长们的慷慨解囊而大大赚上一笔。当然一些成绩没有达到家长要求的孩子，是绝对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不仅如此，“你真蠢”，“你混”，“没见过你这么傻的”，“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看人家×××，从不让父母操心”，此类咒骂声劈头盖脸，整天不绝于耳，整个家庭被愁云悲雾笼罩着，失去了往日的欢笑。更有甚者，一些父母信奉的是“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成绩”。

一位小学生写道：“四年级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我的数学和语文都得了 94.5 分，而我父母给我定的是两科都要考 95 分以上，我各差了 0.5 分。为